帝王爲治之序

帝王爲學之本

大學衍義

甲

御製重刊大學衍義序

朕惟古之君天下者興道致治必有其要然後
能使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焉惟大學一書乃古
人修身治天下之要道宋儒真德秀推衍其義
綱舉目張本末具備真可為後世人君之鑑戒
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定家邦落成宮殿即命儒臣取
大學衍義書于墻壁以代繪畫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朕以宗人自顧冲昧荷
天地

祖宗垂祐以
皇兄武宗之命入嗣大統雖不得目覩宮墻所
書而
訓章具存載諸寶冊深思
皇祖垂訓惓惓之意罔敢怠忘比居藩邸面承
皇考之教稍長即命出閣讀書且命就講官講
解大學衍義曰此書於人深有裨益汝遵予言
力為進學學不負人在用功專與不專耳朕拜
稽受教不幸
皇天降割

親與上賔言猶在耳追念何及近日內閣輔臣請以是書進講特於五月十三日始命經筵日講官輪直講讀以資朕學夫真氏之撰是書也首書帝王為治之序盖統言之次則論堯舜以下諸君之學夫學則心志通明事至物来無所不達故務學為君人之首事至論格物致知之要先明道術本之天理人倫理明則人慾滅倫序則綱常正而異端之差王霸之異有不足辨矣次辨人材欲以聖賢之觀人帝王之知人為法則君子小人之不同道忠直邪媚之不同科

較然可知次審治體以昭禮樂刑政之序察民
情以明撫虐向背之機誠意正心之要其論崇
敬畏戒逸欲為詳修身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為
主而齊家之要則所謂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
教戚屬者無有不備焉總而言之皆本於修身
格致誠正皆所以修其身也身修則教成於家
矣然其中謹言行正威儀二語尤為親切蓋君
身萬化之原一言一動關繫匪輕自聽政臨朝
至於祭祀燕享之時不可毫髮忽慢言行謹而
威儀正則四海從焉臣民化焉否則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然言行不可以僞爲威儀不可以矯飾要在意誠心正而身自修耳嗚呼真西山撰述此書其所以望於後之君天下者不旣深哉其不及治國平天下者擧而措之率是道耳朕德不逮覽是書惕然于懷自惟下作生民之主上承
昊天明命苟不留心大學則無以盡君道之所當爲者非但愧居君師之位豈不有負於
天有負於
祖宗哉讀是書則知前代治亂之由皆本於學

與不學耳學則聖賢之道為治本末之序如指諸掌修齊之功治平之效未有不得焉如不學則慾盛理微凡百有害于身于家于國于天下者罔知戒止危亡之勢未有能逃之者矣噫是道也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孔子之私言亦非德秀之臆說也朕覽是書見刻寫未精特命司禮監重刊以遺來世書刻可觀庶使讀之者不至於厭斁焉刊成用序諸首以申朕勉強向學之意云

嘉靖六年六月朔旦序

尚書省劄子

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眞德秀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

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
有成王之緝熙光明
即位以來無一日不
親近儒生無一日不
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 臣昨
値
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
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
清燕之覽匆匆去
國志弗之遂而 臣 區區愛

君憂
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
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
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
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
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
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
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
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
威儀者脩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

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

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肆拾參為帙貳拾有貳輒因白

對冒昧以

聞伏望

聖慈察臣一念愛
君之篤
矜臣拾年用功之勤特降
睿旨許令投
進而
陛下於機政之暇
講讀之餘
賜以
覽觀其於
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

進止玖月拾肆日三省同奉
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
新除權戶部眞尚書
端平元年玖月拾伍日
押
假 押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準玖月拾伍日

尚書省劄子為臣具

奏乞投

進所撰大學衍義奉

聖旨令疾速投

進者伏以汗竹雖匱何補聖經之奥食芹欲獻

誤蒙

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

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

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
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
修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
來大明厥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
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
之微言而綱目粲然廼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
侍從論思之列適當蒙蔽之時念將開廣
於
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
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

撰雜進於
堯朝豈魑魅能逃於
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遂罹三至之讒徒結
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
不忘
君每惓惓於魏
上藩墻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劉聖賢性命
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
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
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

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盖恭遇
皇帝陛下乾旋坤轉
日就月將
於緝熙單厥心
其命適隆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
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
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
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
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裨成編冒塵
清燕
止其所止顧
益加止善之功
新以又新更
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
肆拾參卷并目錄共成貳拾參帙用黃羅夾複
封全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平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浦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臣真德秀上表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

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照
對德秀九月十三日蒙 恩內引奏事乞將所
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
玉音賜允繼準 省劄備奉
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
司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被
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
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於今月十
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

聖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
私謂前所進本已納
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
未辦為對
聖訓云已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
帙在前德秀奏云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
見豈足以上裨
聖學兼臣初志正欲備
燕閒之覽今乃誤蒙
叡恩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

因將衍義序文進讀畢 奏云 臣 之此序成於
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
陛下親政而後獻也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 臣 雖欲進獻何由徹
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
天顔欣然嘉納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
中書門下後省樞密院掌
聖語時政記房伏乞

照會謹狀

端平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兼侍讀真德秀狀

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目錄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諭教之法宜豫

第四十二卷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廢奪之失宜監

第四十三卷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溢之禍

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目錄 終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一

帝王為治之序

堯典虞書篇名典者常也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用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其事云云也曰放勳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去聲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以用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睦和輯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爲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

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
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
之目大德則其捴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
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
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和
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
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
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

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智愚之間凡民局於氣稟蔽於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為天下倡然後各有以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為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皐陶謨（亦虞書篇名皐陶舜之聖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慎敬謹也厥其也永長也）惇叙九族（惇厚也叙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謂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茲（邇近也可遠謂可推而及遠也茲此也）

臣按臯陶爲帝陳謨未及它事而首以謹脩其身爲言盖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爲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謹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身之道備於此矣然

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與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嗣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繼成湯之德也）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

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初爲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於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茍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爲悖德其敬爲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自形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

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易周易也家人卦名彖曰孔子辭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辭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卦體离下巽上离火也巽風也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卦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梱內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為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而健主生覆於上地陰而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

以剛健為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為德
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
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
以嚴肅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
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
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
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
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
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

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為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能有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

也合彖象而觀則家爲天下之本身又爲家之本盖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經者經緯之經曰脩身也尊賢也尊猶敬也親

親也上親字謂親睦之也下親字宗族內外之親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體言體卹之如其身也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子視其民也來百工也來如招來之來柔遠人也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兄也敬大臣則不眩眩惑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既讀曰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
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来所以懷諸
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
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
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
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
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来百工次之由其

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一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

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盖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

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餼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

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桓公封衛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

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

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
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
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
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
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
睢所謂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
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
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
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
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

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

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爲虛文矣

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邪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

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二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

心而此不言心者盖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邇近也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

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況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況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爲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

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一理人君所為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

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敦頤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爲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則猶準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端正也誠實也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意故爲睽乖之象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無妄復亦二卦也

臣按敦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盖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絶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

揜義故也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

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敦順之言淵乎旨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

帝王爲學之本

大禹謨 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謨 帝曰來禹 此舜命禹之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

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
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
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
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
勝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
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
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
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
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
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
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
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
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
說最為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
臭味之欲而言也性命之正者指仁義禮

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今卽人主一身言之宮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爲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爲迷心之鴆毒思所以郤之知淫聲美色爲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

也是心爲主而無以汩喪則理義日充其
去堯舜不遠矣然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
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
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
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
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
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
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
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
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

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

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

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懷謂心歸之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滿驕盈也離散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裁制也）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

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它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己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於我豈不裕乎

矜能自任則一己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

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
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
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
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
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
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
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
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
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
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

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恊于一者為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與焉此時未有它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為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為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於它日故特作一德之

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為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定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堯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為名所陳皆命官

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盖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修廢由用人之得失爲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

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云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愼脩厥身而曰愼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大法）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仍稱祀）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王乃言曰嗚呼（歎辭）惟天陰騭下民（陰默也騭升也）相協厥居（相助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敘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陻

塞也汨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主宰之謂震動也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鯀治水九載功

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也舜舉之以代鯀嗣繼興起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

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

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協合也以人

占天欲其協合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於上使

人望而從之故曰建用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故曰乂用次七曰明用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疾與憂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六極之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皇宅事首以彝倫之敘訪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名而就問之也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非人之所為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

民既默隲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爲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汩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汩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鯀以殛死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

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
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
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
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
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
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
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
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
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
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

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爲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爲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爲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

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

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

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
此武王之問箕子之對所以為萬世著龜也
禮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阼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
謂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曰黃帝顓帝之道
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
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
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
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
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

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劒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問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賛易於坤之六二曰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與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考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

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於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面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顧治之主誠即其全書而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胷中彊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之有本云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為學之本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以為相作說命二篇王曰来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訓教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乃汝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永長也匪說

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力敏速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其也躬身也惟斆學半斆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修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永長也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欽敬也承奉也旁招俊乂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

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糵不成羹非塩梅不和人君非賢者修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己也學必自得然後為功不然則道自道

我自我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為
師若自任已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
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為學之要惟在遜志時
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
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
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
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
自將源源而來如并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
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
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

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
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
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斆之與學各
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
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
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
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
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
德非有二也說論為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
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為法成湯既聖

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群臣進戒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

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盖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羣臣之責也顧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羣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為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

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
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
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
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
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
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
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
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
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

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
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
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
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歛轉
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
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
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
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
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
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

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荊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

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蔕固難於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寃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官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

修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

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宰我問鬼神其它門人高弟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耶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於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愽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方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因其言設誠於内而致行之不徒為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

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劉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

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
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
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
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
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
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
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
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

得詩人之指耶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它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欝于大道欝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

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灋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

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
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
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
之時為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
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
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蓋如此後世
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
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脩正通文學明先
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
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

似者出爲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竊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淸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眞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爲政雖能致一

時之治而刑餘周名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
来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為學之本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名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

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更謂耆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徵指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

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
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帝嘗受
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温恭稱
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為貴也曰御衆
以寛又曰寛綽厥心是又以寛為貴也帝於
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
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
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
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寛容好儒術其為太子也受學

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毋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知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況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義者如是而止考之本

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
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王
府開文學館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
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
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
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
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名儒為學士
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弘

文館於殿側列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
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
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
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
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幄
邇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叡聰其與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
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

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
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
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
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
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歟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
規摹與我　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為周
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
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

耳

臣按太宗深鑑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為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

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為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為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禹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而

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之內既多懟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為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

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
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
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
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
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
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
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
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

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盖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

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鉷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禄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

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
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
復其書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
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
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
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
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
曰崇節儉曰奬忠直曰修德政曰諫畋獵曰録
勲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跡以其書

寫於屛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遂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録也土木興則及於節儉聚歛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

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為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爲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為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敘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

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史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為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留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

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

阮瑀諸人游踵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靡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為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讌樂不哀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衒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為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為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謂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

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主皆所當聞然一日萬機無徧讀博通之理茍顓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知不及此徒使魏主以聚書為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

游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收攬於君子小人之分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非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恥為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為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為小人媒進之階況它乎惟

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為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揔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為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緖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彌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

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
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
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
示子孫猶皆有爲而作揆之帝王抑其次也
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
已況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 臣故著此
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